

贾一非·著

建筑商

Jianzhushang

全景展示建筑商的发家史
以及建筑领域的腐败与淫乱

红牌罚单 II

新疆人民出版社

红牌罚单

建筑商

贾一非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牌罚① 建筑商/贾一非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2

ISBN 7-228-07028-3

I. 红… II. 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5918号

责任编辑:丁璇 贺灵

封面设计:金泰制作

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邮编:830001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承印:西南建筑设计院印刷厂

规格:700mm×1000mm

印张:20.5

字数:420千

版次:2002年3月第1版

印次:2006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228-07028-3/I·2544

定价:28.80元

内容提要

刑释人员胡维刚与提前退休的某建筑公司的工程处长高振东搭成伙伴，成立了个私营建筑队伍。他们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但有的是手腕。胡维刚大摆“红门阵”钻了特权阶层的信仰危机，归国华侨春心不老的空子，巧妙运用了一个“色”字，先后打通了工商、银行、建管局等单位，不但被批准为四级建筑企业，承包了一个四星级酒店——长城酒店的施工任务，而且还得到了建委主任的认可。胡维刚又利用手里有了工程，可以招收工人、购买材料等有利条件，陆续占有内侄女、前妻、承包建材商店的女经理、工地材料员，终于，在自己周围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娘子军”，南征北战，竟然无往而不胜。胡维刚为了对曾奸污过他前妻的建委主任进行报复，无意中获得年轻漂亮，命运蹉跎的主任夫人的倾心，进而把建委主任拴在他的战车上。他有些忘乎所以了，在工地上猥亵女工林萍，被告发，进了专政机关。然而，娘子军出动，只一战便攻克了贪婪的公安局长庄永林。胡维刚即刻以“查无实证”获得释放，原告受到“诬告”处理。为了感激公安局长的照顾，胡维刚在宾馆里摆下美味与美色大宴，并以赞助为诱饵，请来歌星伴酒、伴卧，供一应政府要员们受用。一时间，歌舞厅里出现各种丑陋场面，甚嚣尘上……林萍被骗到宾馆，惨遭轮奸，终于忍辱不过自杀了，她爱人虽几次控告，却无济于事。由此，胡维刚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对付特权阶层，色比钱更具威力，真正懂得了试金可以用火，战胜女人可以用金，而战胜男人则可以用女人的道理。私营企业虽然在名义上受保护，但在实际上却受排斥，由于企业级别不够，他们的工地被迫停工了。胡维刚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只动用了娘子军两员战将，便轻易攻下了第四建筑公司经理有劳动模范和人大代表头衔的韩宝生，他们的队伍被四建公司招安了，于是，私营企业挂上了集体企业的招牌。然而与之同时，胡维刚又和韩宝生的情妇发生了关系，并把经理的夫人马桂珍拢成了自己的情妇，有马桂珍作内应，他更显得得心应手。胡维刚尝到了占有特权阶层夫人的甜头，又对被霸占之后，嫁给庄永林的顾凤芹展开进攻，很快就占有了。庄永林对胡更加信任，利用权力借贷了一批资金，请胡维刚为全权代表，并私自给他办了“公安特派员”的证明去南方，通过关系走私了一批汽车。当汽

车由海上运来时被海关发觉了,庄永林调动武警部队,以缉私的名义开进港务局,把汽车运了出来。长城酒店的施工虽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由于忽略了质量检查部门,人情没有走到,又被强迫停工了。这时的胡维刚应有尽有,一手财、一手色,只一次酒色相兼的宴会,便皆大欢喜,质量检查所的头儿们俯首贴耳了。工程结束罪恶暴露,嚣张一时的罪魁终于落入法网,但胡维刚其人却已被华侨聘请,带了那个承包商店的女经理飞往海外去了。

文章中对现实生活中换妻、借种、老夫少妻等倾斜的爱情作了深入浅出的描写,文笔细腻,起伏跌宕,雅俗共赏。

目 录

第 一 章	兄弟换妻	/1
第 二 章	筹备开业	/28
第 三 章	借种开花	/40
第 四 章	鸳鸯梦还	/56
第 五 章	父子风波	/66
第 六 章	姘女情痴	/78
第 七 章	双管齐下	/94
第 八 章	巧伏巨魁	/116
第 九 章	红粉知己	/124
第 十 章	英凤迭降	/139
第十一章	更旗易帜	/161
第十二章	爱的潮骚	/180
第十三章	积怨难消	/197
第十四章	法外超生	/216
第十五章	感恩载德	/230
第十六章	酒色大宴	/250
第十七章	广州之行	/267
第十八章	峰回路转	/290
第十九章	浪静风平	/304
尾 声		/319

第一章 兄弟换妻

当一个女人身上热情泛滥的时候，那就谈不上什么正直，至于正常情理，更说不上——结果虽然令人啼笑皆非，却仍可算作皆大欢喜。

下岗在家的李玉山，看见别人开出租车，又清闲自在，又能挣大钱，心眼儿就跟着活了，也打算租辆车开开。于是乎，花了几百块钱进了学习班，学习班要结业了，也托人讲好，租到了一辆“天津大发”，怎奈，结业考试他竟能没通过，又托人靠脸地补考了一次，仍是名落孙山，好说歹说，才弄到了个学习本子。这一下可把他急坏了，虽然也能开着车跑，却要提心吊胆地避开交通警察总不是回事儿。何况，车是在公路上跑的，想避开警察又谈何容易？这一天终于晦气，车让警察扣住了，不但没收了学习本子，而且，还要罚款。

李玉山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虽然满肚子的火，却又不敢对老婆撒。他老婆虽然没有工作，但近两年来也不知是谁替她联系的，竟找了份在“金三角商场”给一位大款代管、经营服装的活儿，每月都是五六百元收入——财大自然气粗，他的那份大男子主义也只有退避三舍。

别看这李玉山窝窝囊囊的，尤其其貌不扬，他的那位夫人——祖丽娟却长得相当漂亮。

这个祖丽娟今年二十五岁，长得身材窈窕，婀娜多姿，面如桃花，肤若凝脂。也难怪，她虽然长了副小姐的身子，却是个丫鬟命，偏偏她的亲娘老子住在郊区农村；郊区农村虽然以种蔬菜为主，却同样也要耨地、浇水、收割蔬菜。祖丽娟的父亲当年是个车把式，后来又带了十几年车，家里生活满不错的。祖丽娟从小娇生惯养，长大后，就不安心在农村下地，托七八姑、八大姨在市里给介绍了好几回对象。

起初，她认为自己长得漂亮，非得找个像样的才心满意足，结果，对象倒是处了不下一个班，却都是因为她的农村户口没能成功。最可气的是，竟然有两三个小青年，既没有心思和她搞，却又不干脆直说，偏偏若即若离地拖着，直到认为在她身上拣了点儿便宜，才说声“拜拜”。就这耗了两年多，她岁数大了点，身体的发育也有了点变化，才好主动降了两格，嫁了这位李玉山。

祖丽娟在家里闲着没事儿，理所当然地步入灯红乐美之中，而且是早午晚三场全到。别看她只是初中毕业，身上的音乐细胞却满够用，只几个月工夫，不但已经会跳三步、四步，就是那些华尔兹、伦巴、探戈之类，也是样样精通。

这些天来，祖丽娟在舞场里的心情不太好。因为她突兀间发现了经理们的另一首赞歌：“抽三五、坐皇冠，老婆一天一换。”据观察，很可能是那次在舞场上偶尔遇到的那个把头发烫得像只抱窝鸡的女孩儿把他勾去了，那女孩儿至多也不足二十岁。她实在

有些想不通：“那么大的个孩子都会些什么？”

偏偏就在这时候，又撞上她丈夫的驾驶本子被警察扣去了。祖丽娟大大地发了一通火，可是，发火归发火，丈夫的事总是要管的。

她考虑再三，只好去交警队托托人试试。在舞场也曾遇见过他们戴大盖帽的一块儿跳过舞，怎么还不给点儿面子？中午吃完饭，她打扮了一下，到商店里打了个照儿，就匆匆骑车去交通队了。

果然“人熟是件宝”。

祖丽娟走进被司机们视为“阎王殿”的交警队居然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她刚把自己那辆半新的“斯普瑞克”停在院门里的一个角落，就听有人和她打招呼：“祖小姐，怎么想到我们这儿来了？”转身一看，认出是半年前曾经缠绵过一个多月的小陆。她心里又高兴又有些不是滋味：“要是早知道有这一天，真应该……”她莞尔一笑：“有什么办法，家里养了台车，碰上事儿，只好登门相求了。”

“大姐的事儿还不好说。来，请屋里坐。”小陆很热情地把她让进了值班室。

这是交通警察们值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白天也临时用来办公，处理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屋里靠墙角放着一张单人床，屋中间摆了一张写字台，后面是把椅子，临窗的地方有只盆架。祖丽娟看了墙上的值班表，才知道这位小陆叫陆少安。寻常交通违章的人到这儿来，只有低声下气地说小话，哪里还敢想到坐。领导们也就本着节约的原则，屋里除了写字台后面的那把椅子之外，再也没预备坐的地方。祖丽娟进了屋，看见只有一把椅子，迟疑着没有过去坐。

小陆有些不好意思，笑着说：“哎呀，我这儿连个座儿也没有。祖姐，您先等一下，我去找把椅子。”

祖丽娟是来求人的，哪里还好意思让人家去张罗，连忙说：“别麻烦了，我站一会儿吧。”

“那怎么好意思？”他笑了笑，又接着说：“如果祖姐不见外，就坐床上吧。”说着话，信手一带，房门“咔嗒”一响关上了。

临时值班的地方，床上自然不能很干净，可也比站着强得多。祖丽娟一眼瞟见床单上有秽物留下的痕迹，羞得脸一红，再也不去看。

陆少安给她斟了杯水，又递过支烟，笑着说：“祖姐，今天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怎么舍得没去跳舞？”

“哪有时间哪，还得上班。”

“可是，我听说祖姐上班以后也很少耽误呢，我还等着祖姐教我跳‘探戈’哪！”

“净耍贫嘴，你那‘探戈’跳得够好的了，等着去参加比赛吗？”

陆少安笑了笑，说：“我那两下子，点儿还踩不准呢，哪配参加比赛？除非祖姐当评委，还兴许可怜我，给我列个名次。”

“别扯淡了，没正行！”

陆少安“呵呵”一笑，说：“跟祖姐待时间长了，能正行得了吗？”

祖丽娟“格格”一笑，想过去打，又停下了，说：“别瞎闹，办点正经事。”

“我早就想办正经事了，可就是怕祖姐不答应。”

祖丽娟再也不依，抢上去就要掐他的脸，脸没掐着，倒被小陆抱住，在她脸上亲了两口。

祖丽娟挣脱回去，板着脸说：“人家大老远来求你，你可倒好，人事儿不办，就知道占便宜。”说着话，她一屁股坐回床上，赌气似得扭过脸去。

陆少安美滋滋地舔了舔唇上的脂粉，笑着说：“着什么急呀，好不容易盼得和祖姐呆一会儿。”

祖丽娟打断他的话：“算了，你不管就不管，我再去找别人！”

“好，好，”陆少安连忙服软，涎着脸说，“我立刻就去办，可是，事儿完了祖姐可不能过河拆桥啊。”见她只是笑着，不说话，又接着说：“行，行，我认栽说吧，究竟是什么事儿？”

听祖丽娟板着脸把事儿说完了，陆少安皱起了眉头：“这事儿可就难了，按规章肯定要罚款的。”

祖丽娟冷冷一笑：“我就不信，这事儿要是摊在你亲哥哥身上，也非得罚款不可。”

陆少安苦笑着：“可是……”

“可是什么？”祖丽娟一步不让，截住他的话说：“刚才还一口一个祖姐，叫得甜甜的，轮到真事儿就完了！”她忽地站起身，接着说：“不行就算，我也不让你为难。”说着话就要向门口走去。

陆少安这才慌了神，拦住了她，似乎是咬了咬牙，说：“得，冲着祖姐，我豁出去了，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问问看是谁处理的。咱先说好了，我是尽力去办，要是真办不了，祖姐可不能说我不义气。”

祖丽娟给了他一句：“那就要看你了！”见他乖乖地出门去了，心里只觉好笑，“馋猫儿，戴了大盖帽怎么了，还不是这个德行！”

陆少安出去了足有二十分钟，才苦丧着脸回来。祖丽娟心里刚刚说过“要糟！”竟意外地在他的脸色后面看到了一线希望，随即暗暗打定主意：“今儿宁可让他占点便宜，反正以后还没准能得到他。”立刻递过去个媚笑，问，“陆兄弟，怎么样了？”

原来，陆少安已经把李玉山的“驾驶员学习执照”装在他后裤兜里，却又故意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迟迟说：“祖姐，真的没办法，这事儿兄弟是帮不上忙了。”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气囊囊地说，“往日哥们都不错，碰上了点事儿就不给面子。”

祖丽娟猜到他是在卖关子，笑吟吟地走了过去，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说：“兄弟，别生气，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陆少安似乎没什么反应，屏了屏气，说：“事儿是老柴处理的，虽说有了点活口，可就是，”他刚说到这儿，又停住了，抬头看着祖丽娟的反应，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没有什么举动。

祖丽娟半信半疑，迟迟说：“要真是有点儿把握，咱宁可给他点儿好处。”

陆少安接上她的话头，说：“有那便宜事儿，还不如就直接给我。”

祖丽娟微微一笑，说：“那还不都是一样，只要是事儿能成。”

陆少安迫不及待地叮了一句：“说话算数。”祖丽娟笑着点了一下头，陆少安已经

“呼”地站了起来，双手比身子还快，早把祖丽娟搂进怀里。祖丽娟虽然“格格”笑着，却也扭动着身子往外挣。她不挣还好，这一挣，那对丰满的乳房只隔了两层薄布，在陆少安的胸前蹭来蹭去。陆少安哪里还禁受得了，用力地抱了她，一边在她脸上，脖子上胡乱地亲着，一边向床边走去。两步就到，竟把她拥倒在床上，四片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了。陆少安抱紧她，胡乱地上下拱动着，祖丽娟只顾揽住他的脖子，两个人长久地喘着粗气……

过了好一会儿，陆少安终于蔫了，他稳住了心跳，轻轻地说：“祖姐，我总算抱了你了，可别怪我，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祖丽娟仍然没忘了此行之目的，红着脸，说：“这回该行了吧？”见他只是笑着点了点头，知道他误会了，又说：“我说的是驾驶本！”

陆少安像是不舍得从她身上爬起来，抓住了她一只手，说：“你自己拿。”祖丽娟刚觉出有些不对，就已经被他的手扯着，触到了那个东西，手背上沾了湿呼呼的一些异液，她佯嗔作笑地说：“真没出息！”

陆少安得意地“呵呵”笑着，说：“可惜都浪费了！”说完话，才恋恋不舍地爬起来，然后又把祖丽娟扶起来，坐在床沿上半拥着她，说：“祖姐，真美！”

祖丽娟嗔着脸，说：“美不美的，驾驶本呢？”

陆少安笑着说：“看把你急的，不就是个驾驶本吗，小意思。”

祖丽娟伸出手：“拿来！”察觉到他的手又向裤子里面伸，“啪”地打了他手背一下，说：“谁看你那玩意儿，我说的是驾驶本！”

陆少安恬着脸说：“老柴说他忘在家里了，等明天给带来。”

“耍滑头！”

陆少安忙接过去，说：“谁骗你，谁是这个。”他用手比划了个王八，祖丽娟被他逗得吃吃笑了起来，小陆又接着说，“我今天下班跟他一块儿回家拿来，你明天还是这个时候来取吧。”

“那明天还得再耽误一天活儿，少挣多少钱，不是自己的事儿，就不上心！”

陆少安灵机一动，说：“要不，你就晚上来取，今天我正好值夜班。”

祖丽娟猜到他的心思，暗想：“到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拴紧点儿，以后也好办事。”却装作为难地说：“我晚上哪能出得来？”

“连给他取驾驶本儿也不让你出来吗？”

“他自己的事儿，说不定会跟我一块儿来的。”

陆少安听出她的言外之意，想到好事将成，不禁大喜过望，又把她搂过来，疯狂地吻了一阵儿。祖丽娟也温柔地反吻他，只是怕他高兴得过了头，又要瞎折腾，到时候，耽误正经事儿，才适可而止，匆匆出门去了。

回到家里，李玉山正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抽烟，祖丽娟见了他那副窝囊样，气就不打一处来，怒冲冲地说：“就知道抽、抽、抽，自己考不上司机本儿，倒让我去丢人现眼，给人家说小话儿，还是个大老爷们儿呢！”

李玉山慌忙站起来，陪着笑脸说：“哎呀，夫人辛苦了，要回来了吗？”

“要来个屁，他们又不是我儿子，那么听我的话！”

“怎么，就连一点活口儿也没有？”李玉山垂头丧气地刚要坐回沙发上，又听祖丽娟迟迟说：“活口倒是有了，可是……”李玉山又来了兴头儿，忙接过话头：“可是什么？他们要是想撮一顿儿，咱豁出来了，也正好交交他们，反正以后也离不了他们。”

祖丽娟撇了撇嘴，说：“你琢磨的倒美，想趁这机会陪着开开心，你也不想想，那些大盖帽儿哪个不是吃人的主儿，人家见识得多了，什么样的席面没吃过？咱弄得忒简单了，没准儿反倒坏事儿，要像点样子，得多少钱？有那个，咱还不如认罚。”

李玉山又蔫了，迟迟说：“可你说有点活口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祖丽娟有意想抻抻他，又怕抻过了头，慢腾腾取出一只烟点着，抽了两口，问：“扣你本子的是个长了络腮胡子的主儿吧？”

李玉山点了点头，说：“你见到他了，他怎么说？”

“没想到那么大岁数，还是个玩闹儿，和他们科里一个姓陆的，愣让我陪他们去跳舞，还说……”

李玉山长长吁了口气，笑着说：“我当是啥大不了的事儿，你又不是不会跳，就跟他去，还能怎么着？”

祖丽娟心里高兴，嘴上却说：“每回我要晚上出去玩一会儿，你说啥也不让去。这倒好，为了你自己的事，又说没啥大不了的。反正都是有理，再说，谁愿意和他们大盖帽跳，一个个官里官气的。”

李玉山心想：“都他妈说我老婆疯，纯粹是驴放屁！”连忙陪了笑脸儿：“丽娟，哪单是我的事了，不是咱家的事吗？你就委屈一下，跟他们去跳一晚上，最好能把本子拿回来。不论怎么说，有那个学习本，就不算我无证驾驶。”

好说，歹说，祖丽娟才算点了头。

祖丽娟在“银座”舞厅跳了几支曲子，眼看八点半了，悄悄溜出舞场，骑车往交警队赶去。

交警队晚上值班的有七八个人。

大办公室里，两张写字台拼在一块儿，四个人正在专心致志地“修筑长城”，门卫室里有两个人正在端着茶杯，一边喝着雪花啤酒，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下午时一个外地司机留在他们桌子上的“德州扒鸡”。陆少安说晚饭在家喝多了，捧了本杂志在窗口默默地看着。八点半刚过，他虽然仍坐在那儿像模像样地看着，两只眼睛却透过玻璃，注视着门口，心里像是揣了二十五只兔子，百爪挠心，再也安生不下来。还差几分钟到九点，看见一个人影推了自行车轻轻走来，忙不迭地站起来，稳了稳心跳，转身对那两个品酒的人说：“哥们儿头有些晕，回去躺一会儿，要没什么大事儿，尽量别招呼我——拜托了。”说完话，也不待对方答应，就开门走了出去。

祖丽娟径直走到陆少安的那间值班室门外，正要停下车子，后面已经有人把车接了过去，她吃了一惊，认出是陆少安，轻轻地笑了笑，看着他几乎是把自行车提离了地，往一个暗处走去，又微微一笑，先走进房里。刚刚坐稳，陆少安已经跟了进来，即刻反手关了房门。

祖丽娟见他那副紧张的神态，“扑哧”一笑，问：“兄弟，驾驶本拿来了吗？”

陆少安从后裤兜里取出了个小红本子，在她的面前晃了晃，又要装回去，祖丽娟上去就抢：“快给我！”小本没抢到，却被他拦腰抱住了，一句话也没说，就在她脸上、脖子上胡乱亲吻起来，只把祖丽娟亲得心痒难搔，“哧哧”地笑了一会儿，用手扳过他的脸，两个人的嘴就凑到一起了。陆少安的手撩起她的衫子，由后边缓缓地移到她胸前，在她高耸的乳峰上肆意地揉搓了一阵儿，又向下伸去。

祖丽娟腾出嘴来，说：“不行，别……”

陆少安哀求着，说：“我就摸摸……”裙腰太紧了，陆少安只能在她腰下一点的地方乱抓，祖丽娟痒得受不了，就在后面把裙扣解了。于是，那手就伸了进去，祖丽娟的西服裙也随着手褪到了臀部以下，陆少安把她拥倒在床沿上，用胳膊把她两条腿翘起来……

一切原就在祖丽娟的意料之中，只不过是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胆大，乐得体验这种新奇的玩法。她以为陆少安年轻，身体好，又是憋了大半天，极可能让自己彻底满意，却没想到自己在下面努力配合，陆少安才勉强有点起色，怎奈，那异液又早早流了出来。到后来，陆少安累得死去活来，只顾胡乱动作，才终于弄得祖丽娟魂不附体，忍不住要叫。陆少安忙用舌头堵住她的嘴……

祖丽娟一边整理着衣裙，一边说：“今天算让你拣了个便宜，没别的，姐姐再求你一件事儿，你要推三阻四的，可不够意思。”

陆少安把她揽过来，放在自己的腰上，笑着说：“咱们也不是外人了，还说什么求不求的，你说吧，我照办就是。”

祖丽娟笑了笑，说：“这事放在我们身上，那是登天一样，到你们手里，可是小事儿一桩儿。”

“无论什么事儿，只要是交通队能解决的，兄弟都尽力而为。”

祖丽娟收拾好头发，又对着小镜子描了描眼线，涂匀了口红，才拿着那个小本子说：“没别的，请你费点心，把这个小本儿换成正式的。”

陆少安这一下可傻眼了，不经过考核，就换正式本儿的事不是没有过，要说自己不能办，不但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对方也不会相信，然而，实际上自己又真的办不了。他沉吟了好一会儿，缓缓说：“姐姐，你也知道，这种事儿可不是说办就能办的，我就是现在满口答应下来，那也是蒙你。咱们姐们，谁跟谁呀！”

祖丽娟突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绷着脸，说：“我早知道你提起裤子来就不认账，不给办就算，放这么些淡屁有什么用？”

陆少安又把她拉进怀里，陪着笑，说：“你急什么，也得等我把话说完了，得，兄弟豁出去了，这事儿我一定办。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两片嘴唇已经贴了上来。

祖丽娟回到家里，李玉山正眼巴巴地坐在简易沙发上等着，看见她兴冲冲地走进门来，猜到事情有个七大八，兴奋得跳起来，一把将她拥进怀里，说：“这可劳累夫人了，我得谢谢夫人。”说着话，在她脸上啃了几口。

祖丽娟原本想憋憋他，再拿出驾驶本来，没想到他这一亲热，正搔到了她的痒处，又把在交警队值班室里陆少安没能消化的兴致勾了上来，就拥了他往床边推去。李玉山这两天一直气闷，没能好好侍候祖丽娟，高兴头上，也不及关灯，就云山雾雨地快

活起来。两人折腾了半个多时辰，才来得及说正经话。

祖丽娟歪在丈夫臂弯里，轻轻说：“玉山，拿了这学习本子开车，总不是回事儿，依我看，倒不如就趁着这热乎劲儿，把正式本子也办下来。”

李玉山迟疑着：“你说得倒轻巧，哪有那么容易？”

祖丽娟“哼”了一声，说：“你还看不出这个门道吗？现在这年头儿，男人找女人办事就好办得多，女人找男人办事也方便。这不，陪他们跳了场舞，这本子就拿来了，款也不罚了——照这么看，就是求他们给换个正式本子，也不是什么忒大的难事儿。”

李玉山忽地警惕起来，板着脸，说：“你、你准是跟他们来真格的了把？”

祖丽娟稍一怔，即刻以攻为守，“呼”地坐了起来，愤愤地说：“好哇，我辛辛苦苦，东跑西颠地给你办事儿，你还这么说话，得，从今往后，你的事儿姑奶奶不管了。”

李玉山见她当真生了气，立刻就蔫了，连忙把她拥进怀里，连亲带摸，闹腾了好大一会儿，直到把她弄笑了，才轻轻说：“你着什么急，我是看那些大盖帽，一个个除了吃人，就是喝人，没几个好玩意儿。”

祖丽娟截住他的话头，缓缓说：“你说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可是，就算他们的胆儿再大，终不能在舞场里就操人吧！”她往他怀里偎了偎，又接着说：“那两个大盖帽也忒没出息，跳着跳着，就直往我身上靠。我知道他们已经把驾驶本带在身上，一狠心，靠就靠吧，又能怎么样，不管怎么说，驾驶本是到手了。玉山，我看他们那个馋猫样，要是再陪他们跳两场舞，准能把正式本蹭来。玉山，你放心，我又不是傻X，哪能真让他们占到便宜？”他没说话，她感觉到他点了点头，又接着说，“你要是同意，等两天我拿电话和他们联系一下，要是有点活口儿，他们想跳舞，我就陪他们去，否则，咱就豁出几十块，在家里弄两菜，请他们一回。如果他们来，大家就是朋友，就是以后再有什么别的事儿也好办了。”

李玉山原就没主见，听她这么说，也就点了点头，说：“要是真能那样顺当，再好不过。”说完话，点了灯，光着身子下床去喝水。

祖丽娟歪着头，见他赤条条的，忽地想起陆少安的那种玩法，心里一阵奇痒，就跟着下床去，扯过李玉山来，效法弄了一阵儿。无奈，李玉山再也没有能耐，草草将就了几下，就不行了，祖丽娟满肚子的不愿意，也不便说什么，只好作罢，歪在一边睡了。

隔了两天，祖丽娟在商店里给陆少安打了个电话，问驾驶本的事儿怎么样了。陆少安虽然只说了句“差不多了”，可是，她听出了门道，猜到事儿已经妥了，当下就告诉他，自己丈夫要请他喝一顿儿。陆少安迟疑了一会儿，满口答应，并且说明天自己休息，中午以前准到。祖丽娟又嘱咐他有些话该怎么说，陆少安呵呵笑着，正要些些情话，祖丽娟就把电话挂了。祖丽娟回到家，告诉丈夫说：“驾驶本的事大有希望。”李玉山根本不相信事儿会这么简单，以为她是瞎估摸，也没忒当回事。第二天照样出车，只留祖丽娟一个人在家里张罗买酒，炒菜，留话说：十一点以前肯定赶回来。

二

李玉山还是天刚放亮，就开车去车站拉客，随便找机会到海滨嫖了一回，待回到家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刚进门，就被祖丽娟骂了个狗血喷头，也许由于骂人骂得太激动

了，祖丽娟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更显得娇艳。李玉山也自觉回来得忒晚了，实在没理，何况，还有刚才那点儿愧心事儿，再者又有一个年轻的警察坐在沙发上，想是今天邀来的客人。在外人面前，尤其是她邀来的客人的面前，更不便和她反口，索性把那些骂一股脑儿吞了下去，半句嘴也没敢还。倒是那个警察看不过眼儿去，在一旁“祖姐”，“祖姐”地相劝，祖丽娟才算作罢。

祖丽娟的手就是麻利，到厨房里，三下五去二，就把菜炒完了，过来和他二人一块儿喝酒吃菜。李玉山见她走了过来，才把憋了好久的话说了出来：“陆同志……”

陆少安截住他的话头，笑着说：“大姐夫，在家里可别这么同志、同志地叫，显得怪生份的，叫人不好意思。大姐夫要是瞧得起兄弟，就叫我小陆好了。”

李玉山忙又给他斟了杯酒，微笑着说：“陆兄弟真够意思。我是说，那位老柴同志今儿怎么没来？是不是……”

陆少安说：“大姐夫别往心里去。原来说好了，他今天找人换个班，我们一起来的，可是，偏偏我们那儿老赵的丈母娘死了，没办法，他就脱不开身了。不过，没关系，你还没回来的时候，祖姐已经把事儿跟我说了，兄弟一定尽力去办就是。”

祖丽娟一旁接过话头，笑着说：“玉山，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这位陆兄弟就是够意思。你也知道，办个正式本子不是个简单事儿。陆兄弟说了，等吃完了饭，你就陪他到交通队去一趟，就说是本子丢了，添个表儿，先补发一个临时的驾驶本儿用着，等有机会，再换成正式的。”

李玉山听了，那可真是大喜过望，一连敬了陆少安三大杯。陆少安却情不过，只喝得脸上通红。

可是，说实话，李玉山也早就受不住了。他在海滨那个旅馆客房里，让那个方领口开得很低的姑娘连揉带搓，那东西一起再起，掏空了身子，已是又困又乏，刚喝过几杯酒，就想倒在床上大睡一场了，哪禁得住这一连三杯。只苦于有客人在，强挺着又吃了点菜，就昏昏然了。

祖丽娟一旁看见了，笑着说：“看你们哥儿俩这样子是都不能喝了，下午还有正经事儿，大家吃饭吧。”

陆少安忙接过话头，说：“我是一点也不能喝了，就怕大姐夫还没够。”

李玉山笑着说：“我更不行了，丽娟，去盛饭吧。”说到最后几个字，舌头都转不过弯来了。

祖丽娟去取饭，还没走到厨房门口，李玉山这儿就打起了呼噜。陆少安暗暗一笑，忙跟进厨房，从后面把祖丽娟抱住，就在她白嫩嫩的脖子上连亲带吮地亲热起来。

祖丽娟痒得浑身发麻，却又不敢笑出声来，憋了好长一阵儿，才轻声说：“外头……”话没说完，两个嘴已经粘在一块儿了。

过了一会儿，陆少安才来得及说：“他睡死了。快，我这儿又起来了，那会儿我刚要泄他就回来……”

祖丽娟用手堵住他口，贴在他耳边，说：“不行，他万一醒了怎么办？”

陆少安沉吟了一下，说：“要不然，咱们就……”声音越来越小。

两人回到房里，祖丽娟像摇晃死猪般地把李玉山弄醒，大声说：“快起来吧，咱们还

得去交通队哪！”

李玉山半睡半醒，断断续续地说：“我是真不、不……行了，你……们开车去、去吧，反正他妈……”

别无办法，两个人只好把李玉山抬到床上，祖丽娟代表丈夫去办事。

汽车还没开到迎宾路口，陆少安把方向盘一打，折进一个小巷，在一家私营旅馆门前停了下来。陆少安大大方方走了进去。对那个中年老板说：“老康，我他妈喝多了，给个房间休息一会儿。”康老板满脸含笑，说：“那个‘六号’正好又没人，给你钥匙，自己去吧。”

祖丽娟在外面看见他进了一间客房，趁人不注意，就悄悄溜了进去……

一直到六点多钟，两个人才开着车回到了李玉山家。李玉山还在床上，睡得像只死猪一样。

从这以后，一连好多天都是李玉山刚刚开车走，一辆自行车就远远地停在了他的家门外，除特殊情况之外，那辆车都是在八点钟以前就消失了。在这段时间里，陆少安也几乎是天天迟到，所幸工作不太忙，晚来、早走的人也不是他一个。后来，祖丽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那辆车也就很少来了。然而，祖丽娟却为之耽误了不知多少场舞，但她也没在家干家务，而是把时间浪费在那位康老板的旅馆里了。

三

一连多少天晚上，妻子祖丽娟也没往自己的身边凑，李玉山却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其实，祖丽娟就是把他拉到自己身上，恐怕他也是无能为力。

几天前，李玉山在车站接了一位客人，送去“海天宾馆”。客人刚刚下车，他偶尔往旅馆里瞟了一眼，看见一位女士翩翩走了出来，他忙挂上档，把车靠近她身边，探出头来，说：“喂，来，上车吧，我送送你。”

那位女士也不说话，就上了车，坐在他座位旁边。

李玉山关切地问：“你在这儿工作，刚下夜班吗？”

女士回答说：“就算是吧。”

“这话是怎么回事儿？”

“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这是回家吗？”

“回家也没什么事儿，你要是不忙，就坐你的车去玩玩儿。”

李玉山不禁一阵心花怒放，忙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士微微一笑，说：“怎么，还想和我搞对象吗？可得告诉你，我孩子都快两岁了。”

李玉山心想：“别说我还有老婆，就是没有，也不敢要你这样的，不过，在一块儿玩玩倒是不错。”他“呵呵”笑着说，“我可不敢做梦。但是，不管怎么说，也得知道姑娘叫什么啊，以后见了面儿，也好称呼。”

“我叫吕秀婵。”

“婵，正好和我老婆一个名字。”

吕秀婵当即不依，突地伸过手来，一把抓住了他的“二哥”，笑着说：“我就当你的老婆，把这宝贝儿给我！”她稍一用力，李玉山连真带假地痛叫起来，连忙求饶。吕秀婵“格格”笑着说：“饶了你可以，别他妈的光知道拣便宜，说好了，今天这好东西得让我使一会儿。”

李玉山正合心意，连忙说：“行、行、行，你说吧，上哪儿？”

“你他妈真囤，有这么个车，开到哪儿去还不行。”

李玉山把车开到了县区公路上，在一个桥头停下了。

这儿有条小河流过，南面一里多处有座小山，山上树青草绿，野花点缀其间。

李玉山笑着问：“这儿怎么样？”

吕秀婵点了点头：“你还挺会找地方。”李玉山跳下车，正要掏钥匙，又听她笑着问，“你干什么？”

“总得把车锁上啊！”

“刚夸了你两句，你那个囤劲儿又上来了，在车上，比哪儿不强？”

李玉山恍然大悟，连忙绕过来上车，等他到了车上，吕秀婵已经坐在车后面的两人座上，把短裙脱了下来，连丝筒袜也褪到了膝盖弯，白生生的两条腿让人眼花缭乱。她还要脱什么，李玉山又哪里等得了，叫一声，扑了过去。吕秀婵善解人意，当即把两条腿高高举了起来，李玉山已经知道吕秀婵的厉害，怕自己不能坚持到底，就改变了战术，干干歇歇……吕秀婵只顾爽快，终究高抬着两条腿太累，竟先求了饶。李玉山是经过吕秀婵培训的，就给她换了个姿势，让她扶了后靠背……两个人听着那奇妙的声音，都不由得兴致勃发，没有言语，只有“哼哧，哼哧”的喘息声。又战了好大一会儿，李玉山正在诧异自己竟然没有泄的劲儿，吕秀婵已先大呼小叫起来，李玉山怕车外路过的行人、车辆听见，就暂时停了下来。吕秀婵知道他还没走身子，就把下身的衣物全都脱去，躺倒在三人坐垫上……呻吟了一阵儿，最后忽地惊叫一声，瘫了下去，李玉山终于心满意足，把那点儿宝物尽数输给了她。

李玉山穿好了衣服，见吕秀婵还无力爬起来，就拿过衣服帮她穿上，两人偎在一起吸烟。

吕秀婵笑了笑，说：“李哥，没想到你还真行。”

“还可以吗？”

吕秀婵莞尔一笑，说：“说句良心话，我可好久没这么舒服过了，每天都是……”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李玉山接过她的话头，说：“这事儿说来也怪，其实，我还是真不怎么样的，在家里连我老婆都答对不好。没想到，跟你这么来劲儿，可真他妈的邪性透了。”

吕秀婵笑着说：“这就是缘分吗！”

李玉山心里大快，搂着她又亲了一阵儿，抚摸着她的脸蛋儿，说：“宝贝儿，往后能总陪我玩吗？”

吕秀婵在他嘴上亲了一下，“格格”笑着，说：“那可就看你的了。”

“你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好不好。”

吕秀婵迟疑了一会儿，忽然问：“你总在火车站那儿顶着吗？”见李玉山点了点头，她又接着说，“那么就等我找你吧。李哥，你放心，我不会忘了你的。”

李玉山心里头高兴，又把她紧紧搂进怀里，温存一阵儿，他还想说什么，已听吕秀婵说：“别多说了，咱们也该回去了，有什么话，开着车说。”

李玉山心里还真是有件事划不开魂儿，却又怕吕秀婵磨不开，没好意思问。可是，等车开了不一会儿，吕秀婵就歪在靠背上甜甜地打起了呼噜，也就更没法问了。

连着两天没见到吕秀婵，李玉山可真有点憋不住了。

这天晚上，按规律下人最多的一趟车，李玉山却没接到客人，他正暗骂晦气，忽听车门一响，有人上了车，转身一看，竟是吕秀婵。他不由心花怒放，适才的那副苦相即刻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笑着问：“宝贝儿，这两天你到哪儿去了？可把哥想坏了。”

“别扯淡，先开车走。”

车动了，吕秀婵由后面爬过来，在他身边坐了。李玉山关切地问：“秀婵，天这么晚了，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吕秀婵“格格”笑着，说：“怎么，你当真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你不是在‘海天宾馆’当服务员吗？”

“你说对了少一半儿。”

“怎么回事？”

“我当服务员倒是不假，只不过搞的是特殊服务，再说了，我也不只在‘海天’一家，赶上哪儿就在哪儿服务——现在的新名词叫‘接站的’。”

李玉山恍然大悟，心想：“怪不得那几个开车的哥们儿说，接站的姑娘们都接客，原来还是真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忽地想起那件事儿，迟疑了一下，说，“秀婵，说实在的，你那套功夫我真服了，可是，那天在海滨，那个姓杨的怎么……”

吕秀婵脸一红，说：“你的意思是，我怎么没把他侍候好，是不是？”见李玉山点了点头，又接着说，“这事儿可怨不得我，别看那个姓杨的都五十多岁了，见了那玩意儿就急猴儿一样，上去没几下就蔫了。可还嫌不过瘾，他知道我们那个叫金花的姐妹儿嘴上的功夫好，才把她换了去。”

李玉山插嘴问：“干那玩意儿碍嘴什么事了？”

吕秀婵“扑哧”一笑，嗔着脸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糊涂？”

“我真的不知道，快告诉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吕秀婵迟疑了一会儿，说：“那个金花就是有这么手绝活儿，不管是多蔫的，她也能用嘴给你吮硬了。你要是豁得出来，她都能用嘴让你流，然后像小孩儿吮奶一样喝了。”

李玉山心里一阵奇痒，恬着脸说：“好宝贝儿，一会儿你也……”

吕秀婵淡淡说：“美得你，我可忒爱你了。”

“宝贝儿，就当求你了。”

李玉山心里猫抓的一样，开到一个岔道口，方向盘往外一打，就把车停下了。两人也不再说什么，就搂在一处快活起来。李玉山情急中，忽略了等她满意之后就走了身子。可吕秀婵又怎么受得了，也没等李玉山求，她就趴在他身上用嘴吮了起来，片刻之后，两人又搂在一处……

在这段时间里，似乎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两人就像是陷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次